**结论**

本研究编制并验证了“恋爱中的过度投入行为量表”，通过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确立了量表的三维度结构：过度牺牲、纠缠挽回和过度干涉。量表的内部一致性良好，Cronbach’s α系数整体为0.92，各维度的α系数均在0.82以上，表明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能够可靠地测量个体在恋爱中的过度投入行为。结构效度方面，因子载荷介于0.50-0.88之间，KMO值为0.89，三个维度累计方差解释率为62.9%，显示出良好的结构效度，说明量表的维度划分合理，能够较好地反映恋爱中过度投入行为的内在结构。此外，量表的区分效度和聚合效度也较为理想，各维度之间的因子相关系数平方均小于0.8，AVE值均大于0.5，CR值均大于0.7，进一步验证了量表的效度，表明量表能够准确区分恋爱中不同类型的过度投入行为，并与其他相关变量具有合理的关联性。综上所述，本量表为恋爱中过度投入行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科学、有效的测量工具，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

**讨论**

本研究通过编制和验证“恋爱中的过度投入行为量表”，为理解恋爱关系中的复杂动态提供了新的视角。量表的三维度结构——过度牺牲、纠缠挽回和过度干涉——揭示了个体在恋爱中可能表现出的不同行为模式。

过度牺牲维度反映了个体在经济、时间和精力上的过度付出，这种行为可能源于对伴侣的强烈情感依赖或对恋爱关系的过度理想化。然而，长期的过度牺牲可能导致个体自身利益的损害，甚至引发内心的不满和矛盾，从而对恋爱关系产生负面影响。

纠缠挽回维度则体现了个体在恋爱关系结束后，仍然难以割舍、试图挽回对方的行为。这种行为可能与个体的分离焦虑和对失去伴侣的恐惧有关。频繁的联系、通过共同朋友施加影响等行为，不仅可能给前伴侣带来困扰，还可能导致个体自身陷入更深的情感困境，难以实现情感上的解脱和成长。

过度干涉维度揭示了个体在恋爱中对伴侣生活过度关注和控制的倾向。这种行为可能源于对伴侣的不信任或对恋爱关系的不安全感。干涉伴侣的社交、工作、财务管理等，不仅侵犯了伴侣的个人空间和自由，还可能引发双方的矛盾和冲突，破坏恋爱关系的和谐与稳定。

通过对不同人群的潜在剖面分析，研究将恋爱中的过度投入行为人群划分为正常的恋爱脑、普通人和吓人的恋爱脑三类。这一分类有助于更细致地理解不同个体在恋爱中的投入行为特征及其潜在差异。正常的恋爱脑人群虽然会为伴侣做出一定的牺牲和干涉，但能够较好地处理分手后的情绪和行为，不会过度纠缠，这可能与他们较为成熟的恋爱观念和良好的情绪调节能力有关。普通人则在三个维度上的得分都相对较低，表现出较低的过度投入行为，这可能是由于他们对恋爱关系有着更为理性和平衡的认识，能够更好地处理恋爱中的各种问题。吓人的恋爱脑人群在三个维度上得分都较高，尤其在纠缠挽留维度上表现得尤为极端，这可能意味着他们在恋爱中存在较为严重的情感依赖和不安全感，可能需要关注此类群体，并引导他们发展更为健康、独立的恋爱观与恋爱模式。

此外，研究还探讨了人格特质与恋爱过度投入行为的关系。一般自我效能感与恋爱过度投入行为的相关性在统计上不显著，但其相关系数为0.20，显示自我效能感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个体在恋爱中的投入程度。譬如因为更加相信自己有能力在恋爱中取得成功，相信自己的努力能够带来积极的结果和掌控感，所以愿意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资源去经营和维护这段关系。错失焦虑与过度投入行为的相关性不显著，表明错失焦虑对恋爱过度投入行为的影响有限，这也可能与错失焦虑的复杂性和多维度特征有关。

性别和恋爱经历等因素对恋爱过度投入行为的影响也值得关注，如男性在正常的恋爱脑和吓人的恋爱脑中的比例高于女性，正处于恋爱阶段的人群过度投入行为的比例明显高于无恋爱经历和曾经恋爱过的人群，这些结果提示我们在研究恋爱过度投入行为时，需要综合考虑多种因素的交互作用。

同时，本研究在样本量、测量工具的完善性等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局限。首先，做CFA的被试量相对较少，可能影响结果的稳定性和普遍性，未来研究可以扩大样本量，涵盖更广泛的人群特征，如不同文化背景、年龄阶段等，以提高研究的代表性和可靠性。其次，实际过程中被试如何感知这些行为仍是一个未知点，被试可能会将某些过度投入行为视为责任或尊重的表现，而非过度投入，从而影响量表的准确性，未来研究可以在预实验的问卷末尾增加开放性问题，让被试举例说明他们认为的恋爱中过度投入行为，以便更好地了解被试的真实想法和感受，进一步完善量表的编制和解释。此外，未来的研究还可以探讨恋爱过度投入行为对恋爱关系长期稳定性和个体心理健康的具体影响，以及如何通过心理干预等手段帮助个体建立更健康的恋爱观念和行为模式，为恋爱关系的健康发展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